

孟建耀 主编

浙東文化

集刊

二〇〇六年卷 第一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孟建耀 主编

浙東文化

集刊

二〇〇六年卷 第一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东文化(集刊). 二〇〇六年卷. 第一辑 / 孟建耀
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5325-4511-3

I. 浙... II. 孟... III. 文化史—浙江省—文集
IV. K295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4284 号

浙东文化(集刊)二〇〇六年卷

孟建耀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4.5 插页 4 字数 289,000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4511-3

K·901 定价: 78.00 元(共 2 册)

如有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(总第三辑)

● 浙东学术研究

- 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全祖望史学精神 张丽珠(1)
- 论黄宗羲与全祖望的“遗民”观
——兼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朱义禄(13)
- 全祖望与《永乐大典》的利用及其影响 林存阳(20)
- 试论黄宗羲“公天下”的民主性思想 胡发贵(32)
- 李杲堂诗学思想初探 梁一群(39)
- 王阳明与姚江王氏考略 诸焕灿(49)

●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

- 宁波倡议 (56)
- 明代宁波的“贡市”
——以明末高宇泰《敬止录》为中心的探析 万 明(58)
- 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
——兼论官、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
“大倭乱”的起因 王慕民(73)
- 古越文化与日本民俗渊源考 黄浙芬(81)
- 倭寇新论系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辩识 沈登苗(87)

● 海上茶路研究

- 唐宋时期明州的茶禅文化与对日“海上茶路” 董贻安(94)
- 宁波“海上茶路”发展历程的几点启示 吴廷玉(102)
- 浅论两宋时期明州的海上茶瓷之路及饮茶方言 刘大有(107)

● 宁波帮研究

- 宁波商人与近代杭、嘉、湖的经济发展 乐承耀(109)
- 论清代中后期宁波地区所行用的钱票 张介人(120)

● 藏书文化研究

从“行秘书”到“两脚书橱”

——刍议余姚人的藏书精神 施长海(127)

● 佛教文化研究

论王阳明心学对佛教的融会 何 静(135)

宁波“海上丝路”中的日湖佛教文化 方祖猷(140)

鄞州佛教文化区域特征析 张德华(146)

● 博物馆研究

试论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的主要任务

——以天一阁博物馆为例 虞浩旭(155)

从小空间突围

——浅谈古建筑内陈列的展示空间设计 金 皓(163)

● 文物研究

宁波东钱湖南宋墓前石刻研究 林 浩(169)

● 四明人物研究

慈江之子——袁枚 戴松岳(180)

高节宰相魏王郑清之 杨成鉴(186)

梅调鼎的生命抒情 徐建成(194)

● 工艺美术研究

宁式家具的地域风格研究 陈立未(198)

● 书画研究

明代宫廷佚名《仕女图》收藏章考证 王宏星(207)

● 民俗文化研究

掀起闺阁文化的盖头

——宁波“十里红妆”简析 罗 莺(211)

浙东风物与文化 施祖青(218)

● 征稿启事 (223)

Table of Content

Collected Articles on Culture of Eastern Zhejiang 2006 Issue 1 (Volume 3)

● Research in Culture of Eastern Zhejiang

- Unique Attitude of Quan Zuwang to Studies Towards the Study of
History Zhang Lizhu(1)
- On the Perspectives of Huang Zongxi on "Abandoned Subjects"
and the Sense of Righteousness in Chinese People Zhu Yilu(13)
- Quan Zuwang in Relation to the Uti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
Yongle Dadian Lin Cunyang(20)
- On the Democratic Thought of "Common Equity" Proposed
by Huang Zongxi Hu Fagui(32)
- A Study of Li Gaotang's Thoughts on Poetry Liang Yiqun(39)
- Research on Wang Yangming and the Man Surnamed Wang
in Old-time Ningbo Zhu Huancan(49)

● Research in the Marine Silk Road

- The Ningbo Proposal (56)
- Analysis of "Jingzhi Record" by Gao Yutai of End Ming
Dynasty Wan Ming(58)
- The Import & Export Market in Ningbo
in Ming Dynasty: Wan Mumin(73)
-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Ancient Yue
Culture & Japanese Nation Origin Huang Zhesu(81)
- The "New Concept" of Japanese Pirate was First Introduced
by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Shen Dengmiao(87)

● Research in Marine Tea Road

- Tea Related Zen Culture in Ningbo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
and the "Marine Tea Road" to Japan Dong Yi'an(94)
-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Tea Road

- in Ningbo Wu Tingyu(102)
 A Study of Marine Trade in Tea and Chinaware and Tea
 Related Dialects in Ningbo of the Song Dynasties Liu Dayou(107)

● Research in Overseas Chinese of Ningbo Origin

- Merchants from Ningbo and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
 of Hangzhou, Jiaxing and Huzhou Regions Le Chengyao(109)
 Banknotes Used in Ningbo in Middle and Late Qing
 Dynasty Zhang Jieren(120)

● Research in Book Collection Tradition

- From "Traveling Secretary" to "Two-Footed Bookcase": The Book
 Collecting Efforts of Scholars in Yuyao Shi Changhai(127)

● Research in Buddhism

- On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in Yangming Thought He Jing(135)
 Sun Lake Related Buddhism Reflected in Marine Silk Road
 in Ningbo Fang Zuyou(140)
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m in Yinzhou Zhang Dehua(146)

● Research in Museum

- Main Aspects of Exhibit Layout in Museums Yu Haoxu(155)
 Breaking Through the Small Space: Art Décor of Exhibits
 in Ancient Buildings Jin Hao(163)

● Research in Antiques

- Study of Stone Sculptures at Dongqian Lake Tombs of
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n Hao(169)

● Research in Historical Figures in Ningbo

- Yuan Mu, Son of Ci River Dai Songyue(180)
 Zheng Qingzhi, Prime Minister and King of
 Wei Kingdom Yang Chengjian(186)
 Lyrics of Life by Mei Diaoding Xu Jiancheng(194)

● **Research in Artworks**

Study of Indigenous Styles of Furniture in Ningbo Chen Liwei(198)

● **Research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**

Research of Chops on the Painting "Court Lady" Wang Hongxing(207)

● **Research in Folklore**

A Look into Life of Ladies: Discussions on "Life Scene of Ladies"
in Ningbo Luo Ying(211)
Customs and Culture in Eastern Zhejiang Shi Zuqing(218)

● **Contributions Solicited** (223)

浙东学术研究

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 全祖望史学精神

● 张丽珠*

一、前 言

历经明末动乱,清初相对呈现安定;在清廷的强势统治下,此时无论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学术……各方面都已逐渐被纳入轨道,儒者即便有缅怀故国的情怀,也只能发为学术反思、儒学改革了。譬如哲理学家以亡国大罪——顾炎武(1613—1682)撰为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曰“以一人而易天下,其流风至于百有年之久者,古有之矣!王宜甫(衍)之清谈,王介甫(安石)之新说,其在于今则王伯安(守仁)之良知是也”;“不习六艺之文,不考百王之典,不综当代之务…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,代修己治人之实学,股肱情而万事荒,爪牙亡而四国乱,神州荡覆,宗社丘墟”。黄宗羲(1610—1695)也撰为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南雷文定》等,责“明人讲学,袭语录之糟粕,不以六经为根柢,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”、“天崩地解,落然无与吾事,犹且说同道异,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”。另外清廷一方面采取密布文网、阻止士人非议朝政的文化高压,一方面又大规模纂修丛书、类书等,在以实现“以道统为治统后盾”的“崇儒重道”基本国策下,部分儒者也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。例如黄宗羲拒绝受命《明史》馆,仅由弟子万斯同衔师命而出,以布衣修《明史》;而也有自放山林、隐遁如王夫之(1619—1692)者。要之,对于已经铺天盖地、稳如泰山的清政权,儒者只能望而兴叹,徒发遗民悲慨罢了。

不过尽管政权上无力对抗,苦心积虑以保全文化的努力却未尝稍懈。黄宗羲出身浙东余姚,他与浙东地区广大的反清扶明志士一起,追随退居东南沿海的南明政权,赴汤蹈火,不惜一死抗击清军。当军事行动失败以后,梨洲一部部征存文献、

表彰忠烈、保存明文化的著作相继出现了,著名的《南雷文定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,以及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海》、《南雷文约》、《西台恸哭记》、《隆武纪年》、《鲁纪年》、《永历纪年》等,皆寓一代文献于其中;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,尤其有功于宋明学术史。如此以国史自任的气节情操,震撼了生晚梨洲近百年的同乡后劲全祖望(号谢山,1705—1755)。他虽然来不及参与那个大时代,但文化事业却是永不言迟的。也因此虽然由于时代隔阂,搜罗数据的困难度更以倍计,谢山却坚定地踏着梨洲曾经走过的足迹——梨洲尝悲“二十年来,乘桴之事,若灭若没;停笔追思,不知流涕之覆面也”,谢山也叹“此非予表而出之,其谁更表而出之”。他们同样以奋不顾身的南明书写来征存文献。全祖望不但撰成保存桑海遗闻、发明幽隐的《鲒埼亭集》,又续成梨洲所致力而未及完成的《宋元学案》。

梨洲、南雷,皆四明山峰也,梨洲以南雷名其集;谢山、鲒埼,亦皆浙江山名,鲒埼山下有鲒埼亭,谢山也以之名其集,则彼盘旋郁结胸中的乡土深情已不言可喻;而南明书写,更是必须以豁出生命、无视于刀锯鼎镬的勇气始能承担的史学纂述。谢山生在康熙四十四年,卒于乾隆二十年,时当清帝国承平之世暨文化专制之最高峰,庄廷鑑明史狱、戴名世文集狱、查嗣廷试题狱、陆生楠论史狱、谢济世著书案……层出不穷;而对于当年曾经激烈抗清的浙江地区,清廷更怒斥为风俗浇漓、人怀不逞,一度停止其会试,钳制尤胜各方。那么在此“偶表前朝,辄罹杀身之殃”的严密网罗下,全祖望究竟如何展现其不徇流俗、表彰气节的史学精神?亦本文之所欲表述,由黄宗羲开山领导,万斯同(1638—1702)、全祖望、章学诚(1738—1801)、邵晋涵(1743—1796)等人继之于后的浙东史学特色。

1988年,笔者尝撰就《全祖望之史学研究》硕士论文,其中关于全祖望与《鲒埼亭集》、清初之史学背景与史学研究等,均有一比较全面之论述;斯文之作,则撷取几历二十年而仍萦绕在胸的、全祖望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史学特色以为专论。所论为何?曰:全祖望深情的浙东意识;《鲒埼亭集》忠义存心、表彰气节的书写及意识结构;浙东史学独立于考据时风外的崇文献、重当代、贵专家精神;全祖望续修《宋元学案》所展现的学术史视野以及他对学术史所别具的识见。也即主要着眼于全祖望独立不群、特立于时风的史学精神。

二、全祖望缱绻情深的浙东意识

《鲒埼亭集》主要记鲁王监国于舟山,以弹丸小岛,系残明一绪之事。其书特详于浙东一带死事悲壮的惨烈抗清过程,读之令人动容泪下。清廷之于浙东,殆亦可谓深恶痛绝矣!虽然东南半壁如浙、闽、粤、桂、滇等地皆有抗清义旅,但都不及浙东地区来得群聚集中——自杭州经绍兴、余姚到鄞县,以及绵亘八百里山寨鳞次的四明山、从钱塘江到天目山枵腹枕戈的百余民寨等,到处都树反清之旗帜,义旗林立。且其军队纪律严明,屯田而耕,自给自足,不扰民,不横征于民;四明四面二

百八十峰,民心亦皆向之,讼事诣之,岁赋纳之,耳目消息至之。无怪乎清廷于全国底定后,愤以“人心大逆”停止浙江春秋贡士,并设观风整俗吏以训之,又尝假借江南奏销案名目,牵连万三千余人,缙绅之家,几无幸免。关于浙东死事之壮烈,试举《鲒埼亭集》一例,已足见当日悲壮情景,《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》曰:

顺治八年辛卯九月,大兵破翁州,太傅阁部留守华亭张公,阖门死之。大兵入其家,至所谓雪交亭下,见遗骸二十有七,有悬梁间者,亦有绝环而坠者。其中珥貂束带佩玉者,则公也。庑下亦有冠服俨然者,则公之门下仪部吴江苏君兆人也。有以兵死者,则诸部将也;亦有浮尸水面者。大兵为之惊愕却步,叹息迁延而退,命扁其门。

明亡,梨洲师事的蕺山(刘宗周,1578—1645)绝粒殉国,九死濒亡的梨洲则在认清孤臣无力回天事实后,体会到政治途径以外另一条更有力的文化途径,曰“乾坤未毁,所赖吾党清议犹有存者。……余老矣!可不及其未死,披发白日乎”。出身浙江鄞县的全祖望,对于乡先贤这样追随南明小朝廷、死生以之的精神,是深感骄傲的。他认为“惟忠与孝,历百世而不可泯”,“忠孝者,天地之元气旁魄而不朽者也”。故《鲒埼亭集》屡屡述及“桑海之际,吾乡号称节义之区”,“吾乡当改步之时,足称忠义之区。其幸而不死者,皆不愧于古之逸民”,“昔日夷齐以饿死,今日夷齐以饱死。只有吾乡夷齐犹昔日,何怪枵腹死今日”。惓惓之情,溢于言表!是故对于桑梓故里这样“与有荣焉”的累唏长叹、深情不能自拔,也就是构成全祖望撰作《鲒埼亭集》的潜藏心理、深层结构。他曾与同人定约,每岁要“殷勤鸡黍展微忱”,为领导南明烈士抗清的故兵部尚书张煌言设祭(其女为谢山族母)。故谢山自述著作缘由,谓其所拳拳服膺而不能坐视的,就是故乡先贤之茔弘碧血遭到后世长埋,他屡次述及:

呜呼!故国乔木,日以陵夷,而遗文与之俱剥落。征文征献,将于何所?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不能自己也。

呜呼!乙酉而后,吾浙东诸公,盖亦厓山三丞相之流。……今已百年,祀宋之文献,日不足征,而都督家门已绝,莫可搜索,恐遂无知者,聊据所闻而述之,使因国之史有参考焉。

忠臣义士之志,竭海水不足较其浅深者此也。百年以来,遗事凋残,公魂耿耿,谅犹在丹山赤水之间,而荒城埋骨之区,莫有知者,是后死者之责也。

谢山深惧由于忌讳沉沦致使潜德不彰;他认为人代累更,志乘脱落,征文征献渐以无稽,是掌故之羞也,因此立意搜讨山海遗事,网罗旧闻,以补缀旧史。故定海北郊坟起垒垒的殉难臣民万八千余,以及梨洲、谢山等人之南明书写,亦屡受到史学家标榜为历史真精神之所寄,如近世史学者杜维运便据此以论“历史决不能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”,“天地的元气,历史的真精神,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间”。而除了寻访旧事以供国史取裁,并慰乘桴蹈海者之英灵以外;谢山还积极访求遗

文,曰“予于前辈之负大节者,乐观其遗文,盖欲从其语言以想见其生平风格”。他尝赋诗叹息“诸公之作竟沉埋,长虹不克振死灰”。又自述“我尝求之二十年,魂祈梦祝有无间”、“只愁阙篋泯前闻”的“痴心长缱绻”。他甚至曾因访求遗文不获,有感于“洛社耆英多聚散,浦江人物几兴衰”,归途上深觉“十里西风动八哀”。因此,热烈澎湃的浙东意识,构成全祖望网罗浙东遗轶、表彰浙东忠烈、征存浙东文献的强烈愿望,也即《鲒埼亭集》全书主旨之深层心理与情感结构。

三、《鲒埼亭集》忠义存心的书写及意识结构

《鲒埼亭集》尝借言《岁寒集》“国有以一人存者,其人亡而国不可亡,故商亡而《易》之《象》不亡,则商不亡;汉亡而《出师》之表不亡,则汉不亡;宋亡而《正气》丹心之什不亡,则宋不亡。千百年而下而读之者应为张目”,以论新王改步之际,板荡忠贞,国以一人存者——譬诸浙东义旅足与日月争辉之大节、忠肝义胆之奇行,即皆天地元气所以不朽者也;然而载籍阙略,所见乎史者,唯大兵南下,所向皆披靡。谢山痛夫岂果无撑拒大局者乎?岂遂无人物?果无见危授命、志图恢复,如诸军之从亡海上、风帆浪楫者乎?——曰:此盖由于“《明史》开局以来,忌讳沉沦”,导致潜德不彰者所在多有,故谢山曰“乙酉而后,吾浙东诸公,盖亦匡山三丞相之流”也。虽然万斯同亦浙东名家,布衣参史局而义不食清禄;但是《明史》毕竟官修,又有王鸿绪(1645—1723)、张廷玉(1672—1755)等人总任其事,改窜其文,故谢山终难免有如下之叹:他说“《明史》所作公传,皆本行状,而乙酉以后起兵之事甚略,盖有所讳而不敢言”。又说“桑海之际,吾乡以书生见者,最多奇节,如所云六狂生、五君子、三义士,皆布衣也,当时多以嫌讳弗敢传”。因此《鲒埼亭集》就是谢山庶几史实不至消磨于鼠牙鱼腹之中、《采薇》之音得不为忌讳所湮没,亦其所自任“以补史阙”之凭借也。

谢山叹“古今贤愚,总随大化以俱尽”,唯有“殉国之大节,闵忠之古道,天荒地老,终于不朽”。他曾转述南明义师在城陷殉节前所描述的守城惨状,曰“吾兵犹利,足以一战;但枵腹枕戈,势焉能久?城中望援,以刻为岁。南向望草飞尘起,谓此援兵来也。闻风声鹤唳,谓此援兵来也。如此又有日矣!而卒寂然。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”。悲夫!揆诸当时,天下已定,海隅穷山,负隅之抗,非果有恢复之望;天柱不可一木撑,地维不可一丝擎,岂不知不可?亦聊抒其丹诚而已!清廷仅以四十日即攻破北京,却费时四十年始消灭南明义旅;然而如此奇节卓行,后世却未能言之。因此空山投骨、重泉相随的先烈昭昭耿耿之心,也就是全祖望所欲汲汲表彰者也。实斋尝曰“《史记》好侠,多写刺客畸流,犹足令人轻生增气;况天地间大节大义,纲常赖以扶持,世教赖以撑柱者乎”!若谢山般凛然直书的史笔及史学精神,也即梁启超(1783—1929)《新史学》所论“以悲壮淋漓之笔,写古人之性行事业,使百世之下,闻其风者,赞叹舞蹈,顽廉懦立,刺激其精神血泪,以养成活气之人物”。因

此梁启超一生中所最爱读的古今人文集,就是《鲒埼亭集》。

谢山有云“理义以为雨露,名节以为风霜”——忠义气节就是全祖望对于历史人物的判准,亦其撰史所自我秉持的理念与态度;《鲒埼亭集》就是以发扬史学之鉴戒作用和经世教化为其书写及意识结构,凡所立碑铭、传、表、记等,皆忠臣义士、奇行负大节者。欧阳修(1007—1072)曾以五代少全节之士为叹,并谓由于“白马清流”之祸导致士气丧而人心坏;谢山则以为“是时天下崩裂,文献脱落,盖亦或有其人,而世竟泯然未之知者。……皆不愧为唐之贞士,而史臣失载”。是以谢山之所深惧,就是大节大义却以嫌讳故弗敢传,听其消磨腐灭,世莫之知者。王应麟(1223—1296)曾以班固(32—92)不叙杀身成仁之美,欲补撰西汉节义传未果,仅发其略于《困学纪闻》;何焯(1661—1722)笺《困学纪闻》则曰“史臣表节义亦不在立传与否”。故谢山讥以“颇为班史佞臣”。论曰“果尔,则史臣所当立传者,是何等人也”?因此对于譬如鄞县王节愍公之死于甲申闯贼,清廷以为忠而恤之;其子驾部以死于丙戌抗清故,遂以为逆而弃之,世亦多讳不敢言,谢山则亟言其非。谢山以为节愍父子再世死国,世所稀也,故为极力发明沉屈,勿使文网忌讳掩其大德。其曰:

夫死忠一也。……驾部必不负故国,而后不负其父,必不负其父,而后不负圣朝。……伏念圣朝之修《明史》,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录,则驾部固应登于节愍附传。

他甚至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作为掩护,委婉进言:

夫所以加恩于异代死节之臣者,以教忠耳!周之顽民,皆商之义士也。……易地以观,其揆一矣!死者可生,生者可愧!

于是,戴名世(1653—1713)以《南山集》多述南明史且语多悖逆,“法至寸磔,族皆弃世”。谢山此为则亦可谓冒死进言矣!缘于官修《明史》对死丙戌后之抗清者皆不登录,故谢山秉史家严正态度,为争史学正义,有时虽刀锯在前、斧钺在后,亦有所不顾也。

因此《鲒埼亭集》中谢山极严于忠奸之辨,尝谓“忠义者圣贤家法,其气浩然长留天地间”。他复发挥《春秋》以惧乱臣贼子的精神,“诛奸谀于既死”,并且自述“予之详录而不讳也,殆以为百世之戒。虽或触孝子慈孙之恨,而不恤也”。要之,务使“天下为父兄者,弗为败行,以貽子孙之戚”。书中列叙二文,可参较以见谢山发幽阐微、鉴今戒后之史学理念。他叙写甬句一带的节义之士,桑海波沉、家门荡尽,然其子弟仍坚守先人气节、忠义家风,不求荣显,曰:

三旬九食,十年一冠,故国公相家之子弟,岂敢望绣衣肉食?而零丁寒餓,出门辄碍,不得不委蛇于尘俗之中,寓清于浊,寓醒于醉。皇天后土,可以谅其艰贞之志!

反之,当易姓间不能仗节的臣子,其后世子孙就只能神色黯然、自惭形秽,“绝口不敢白其家门之事,而但力为君子以盖之,是则可悲也已”了。载曰:

丙戌而后,吾乡所最不齿者,无如故太仆□□,其反复无行,构杀故国忠义之士无算。……有四孙,曰□□,皆善读书,闻其大父之事,黯然神伤。自是遇故国忠义子弟,则深墨其色,曲躬自卑,不敢均茵,以示屈抑。

不过谢山也非昧于现实、徒务名教标榜,他并未概以一死或穷饿终老期之遗民。其时戴震(1723—1777)亦曾公开批判理学名教:“其责以理也,不难举旷世之高节,着于义而罪之。”是以“凡有所责于人,反躬而静思之,人以此责于我,能尽之乎”?故谢山认为临难而能励死节者,固岁寒之松柏也;然亦有未尝受命,未尝与谋军国之事者,辄未必期以一死。则彼抗节不仕之遗民,“独以麻衣苴履,章皇草泽之闲,则西台之血,何必不与苕弘同碧?晞发白石之吟,何必不与《采薇》同哀”?是故“倘谓非杀身不可以言忠,则是伯夷、商容,亦尚有惭德也”。其论曰:

布衣报国,自有分限,但当就其出处之大者论之,必谓当穷饿而死,不交一人,则持论太过,天下无完节矣。

何况,事有非人力所能及之者,未必皆要挥鲁阳之戈,以返西崦之日,以相从于濡首没顶。因此谢山又据《岁寒集》吴钟峦之言以论:

事去矣!是非其力所能及也。存吾志焉耳!志在恢复,环堵之中,不污异命,居一室,是一室之恢复也;此身不死,此志不移,生一日,是一日之恢复也。尺地莫非其有,吾方寸之地,终非其有也;一民莫非其臣,吾先朝之老,终非其臣也。

故当此之时,“见危授命,是天下第一等事。……避世深山,亦天下第一等事”。其能抗志高蹈、苦心亮节,以较偷生事仇、奉身鼠窜、高爵厚禄者,已为公忠直亮矣!因此谢山曾经移书以致《明史》馆,力言“若概以忠义之例言之,则凡不仕二姓者,皆其人也”。并主张“忠义列传,宜列抗节不仕者于后”。其不徇流俗之胆识、史裁,可见一斑也。

戴名世论史,尝曰“夫史者,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,与夫事之成败得失、人之邪正,用以彰善瘅恶,而为法戒于万世”。潘耒(1646—1708),其兄潘耒章(1628—1662)也以纂史死,但他仍不改史家正义,认为“史家大端,在善善恶恶,所谓诛奸谀于既死,发潜德之幽光者,其权至重”。浙东史学家若此履虎尾而不顾的精神,亦可谓史家气节之具体实现了。浙东史论家章学诚尝论曰“文章经世之业,立言亦期有补于世,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,岂容更益简编,撑床叠架为哉”!“夫立言于不朽之三,苟大义不在君父,推阐不为世教,则虽斐如贝锦,绚若朝霞,亦何取乎”?谢山除躬行实践外,也论曰“所贵乎圣贤者,植天经,扶地义”。其过泽山书院尝有感而发,曰:“颜何人哉?希之则是。吾愿过斯堂者,其勿自弃也!”是以谢山所刻刻存心的,就是以史教忠、表彰气节,凡所撰文,一皆以明道教化也。要之,谢山以其深具的史学特长——谨于史法、善于史裁、长于史论、富于史识,撰为《鲒埼亭集》,以期于闾人伦、励风俗也;至于个人利害,未遑顾也。

四、崇文献、重当代、贵专家之浙东史学精神

记注、撰述、考据、衡评，皆史学也；《鲒埼亭集》兼记注与撰述之长，而深具征实考据与衡论基础。孔子论“学”、“思”，未尝有所偏废；盛清，则就学术风趋言，正当考据学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，即史学也多走向历史考据学，然其言言有据、每有立论辄援引群籍的考据风尚，对“学”的重视程度是远超过“思”的。所以后来的焦循（1763—1820）对此学风批评曰：“所患习为虚声，不能深造而有得。……（古学未兴）前之弊，患乎不学；后之弊，患乎不思”。不过清前中叶属于非主流学派的浙东史学，却能在一片务博、尚考据的学风中，在在表现出与之不类的史学趋向来。譬如谢山虽也重征实精神，讲求客观证据，并强调历史真实之追求——其曰“不核其实，则徒使其书之不足取信于世”、“一言之失，遂贻粉社千古之误”、“郢书燕说，不幸而传，则文献之祸也已”。并且著有《经史问答》、《七校水经注》、《困学纪闻三笺》、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等根基在丰硕考据成果上的著作；即《鲒埼亭集》中也不乏辨诬、纠谬之作，他更自述凡所撰论必“文于参稽颇详审”。但是他并未把史学重心放在考证古籍上。他自任以一代文献之传，尝谓“后死者之不能广其传，于谁是问？则予之罪也”。因此在一片尚博、稽古的史学风趋中，谢山始终坚持当代文献之保存与专家著述之从事。固然著述者亦不能无藉乎纂类记注之学，犹旨酒之不离乎糟粕也，是以博闻强识、辑逸搜遗，亦未容轻议；但是博而不约，便无以成家，便未足以当夫学也，是故浙东史学能在时儒普遍“重考据、轻义理”的考证风气中显其卓然不群，以此之故也。故谢山论学曰：

夫藏书必期于读书；然所谓读书者，将仅充渔猎之资耶？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？夫诚研精得所依归，而后不负读书。

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——读书贵在“自得”，也即“得所依归”；泛观博览以后，更重要的，还要自成一家。对此，章学诚也曾论以“学必求其心得，业必贵于专精”。因此对于时儒所称博雅君子，实则“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”，实斋喻为“是犹指林黍以谓酒也”、“但知聚铜，不解铸釜”。他认为学者“贵其著述成家，不取方圆求备”，是以贵约的专家著述精神，正是清初浙东之学从理学走向史学所重视并要求的精神内涵，实斋并提出“浙东贵专家，浙西尚博雅”的学风大分。因此对照后人对于考据学“其学征实不诬，及其弊也琐”的繁琐诂订评价，则浙东史学在一片笼罩学界的经史考证声中，就是以其能传一代文献的专家精神，卓然立于时。

“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”实斋指出《春秋》之可贵处，就在其能“切合当时人事”，故谓“整辑排比，谓之史纂；参互搜讨，谓之史考；皆非史学”。梁启超也说“以经学考证之法，移以治史，只能谓之考证学，殆不可谓之史学”。是故浙东史家如黄宗羲、全祖望之撰为《南雷文定》、《鲒埼亭集》，旨在决断去取，各自成家，并

皆“即事言理”地落实在具体人事上,为秉笔直书、表彰气节之史裁、史法,以备他日国史之取材,正所谓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,亦史学经世精神之充分展现。故梁启超盛赞“黄宗羲、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,实为史学嫡派。……乾隆以后,传此派者,全祖望最著”。谢山弟子董秉纯也称谢山之作“皆粉榆掌故、旧史所关,无一不有补于文献”。谢山论史学,强调吾人生当今日所最急务者,便是对于当身之史的保存,曰:

予读诸家所作公传,其事多不核。……生乎百年之后,以言旧事,所见异词,所闻异词,所传闻又异词,不及今改正之,将何所待哉?

因此对于《明史》讳言南明遗烈,坐令文献散佚、史实失载,谢山不以为然地极致其慨,曰:

明末纪述,自甲申以后,萤光瞬火,其时著述者捉影捕风,为失益多。兼之各家秉笔,不无所左右袒,虽正人君子亦有不免者,后学读之,如焚丝之不可理。

乙酉以后之事,见于碑诔者,皆互有缺略。圣祖修《明史》,史臣为公(钱忠介公)立传,据诸家之言,亦不详也。

所以为了保存文献,谢山多方荟萃地网罗山海遗闻,惟恐有遗;即于金石碑碣,也认为虽残碑断碣,却非徒以词翰之工供取玩研席耳!皆足以与纪传校阙谬也,故曰“残编断简,亦有足以补史氏之阙”、“搜金石之遗文,足以证史传;访池台亭榭之旧事,足以补志乘”。因此《鲒埼亭集》全书所撰金石碑跋、庙碑、祠堂碑、碑铭等,篇幅浩繁,网罗极富。此外谢山又以乡诗社盛极,然“乡先辈之遗事缺多”,因此纂辑同社诸公觞咏诗赋为《句余土音》,“以志其为里社之言也”,亦以补志乘之缺。曰:

虽未能该备,然颇有补志乘之所未及者,其敢谓得与于斯文?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,亦未必无助乎尔!

再者,谢山对于家乘、年谱、亲表族谱等各种谱牒之学,也都未尝轻忽之。其论年谱,曰“别为一家!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,大而国史,小而家传墓文,容不能无舛缪,所藉年谱以正之”。故谢山于既撰《历朝人物世表》后,又以“中原丧乱,谱牒遗佚”,爰为收拾遗佚,仿前人之例撰为《历朝人物亲表录》。此外,他也曾撰《四明族望表》,凡各姓来鄞,始于何时,其节行位望、学术源流、诗文世业等,均为之载及。谢山此篇既出,实斋复鼓吹之,于是谱牒之学再受重视,同光以后各地方志,遂多载有氏族表矣!

五、续修《宋元学案》——别具史识之学术史视野及纂辑

梁启超论专史之作有横断与纵断,中国向来重视以时代为界域的横断专史,却罕有纵断专史,勉强地说,《通典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可算是纵断的政治史,而学术史一门则在清代终于有了比较完备的发展。清代,学术史一门,继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、

周汝登《圣学宗传》、孙奇逢《理学宗传》、熊赐履《学统》等意欲为理学和理学家做总结的著述之后,《明儒学案》与《宋元学案》两部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,更系统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,堪称清初总结性学术史之集大成,梁启超至誉为“清代史学之光”。而全祖望之续修《宋元学案》,也不无自豪地说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是“晦翁未成之书”、“愚从五百年之后,爬梳而得其一二,稍足为朱陆门墙补亡拾佚,以正《宋史》之谬”。学案体学术史是以人物为纲,因人立传,言行并载地广择博采其言论及著述旨要,着重在为传主确立道统传承的历史统绪,并客观呈现出各学派的学术特色来,是一种重在记言、并体现学统传承关系的学术史形式。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,它比先前的传统学术史,更具有完备的形态和严密的体例结构。《宋元学案》是黄宗羲继《明儒学案》完成以后所复致力纂辑的心血之作,未成而卒,后来在私淑弟子全祖望的续修之下得以完成。

谢山著述经营之专且久者,无过于修补《宋元学案》,从乾隆十一年到十九年,直至谢山死前一年,其所补撰的书稿皆未曾暂离。全书虽由梨洲所创始,其后梨洲之子黄百家也曾秉遗命而致力为之,但百家旋卒,故完成之功应归诸谢山。后来谢山也在草创方就后遽归道山,致稿本散落,直到道光年间由王梓材、冯云濠加以整编,全书始得以面世刊行。谢山对于该著用力极深,尝赋诗曰:“黄竹门墙尺五天,瓣香此日尚依然。千秋兀自绵薪火,三径劳君盼渡船。酌酒消寒欣永日,挑灯讲学忆当年。宋元学案多宗旨,肯令遗书叹失传?”又自述“予续南雷宋儒学案,旁搜不遗余力,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,而予表而出之者”。则谢山勤恳的希贤之心,和他立异于同时代史学家所独具学术史视野的眼光,并其功在儒林,概皆可见。

谢山不徒对于《鲑埼亭集》具有“他年补史者,其视我碑铭”的自许与自视;其对于《宋元学案》,也同样有着补苴《宋史》的史学雄心在——曰“微特学案所关,他日有重修《宋史》者,亦将有所采也”。谢山之有志于补《宋史》之缺,其存心由来已久矣。他极不满《宋史》对于南渡师儒之载籍阙略,“俱不能详其事,以为后世劝惩,不知其所排纂者为何事也”。“有此忠义,独不得豫表扬之列,然则潜德之不彰者,恐尚多也”。他自述“某少读《宋史》,叹其自建炎南迁,荒谬满纸,欲得临川书以为蓝本,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。荏苒风尘,此志未遂”。是以谢山之续修《宋元学案》,移治史之法以从事学术史之纂辑,“合理学、气节、文章而一之,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”,绝非仅为赓续梨洲之旧而已。

谢山之于史学,看重“表”之为用大矣。以为提纲挈领、件附事系者也,“与正史相辅而行”者也。是以他读《二十一史》,即先取诸表谛视之,称为“固全史之经纬,如肉贯串,非徒取充口耳”。他赞美班氏《百官公卿表》“勋阶资格,一一详列,而后备及其人之迁除,是表中有志也”。叹乎“唐有《宰相世系表》,则虽琐琐任子,皆得附名汗简;而宋之脱略至此,不可谓非不幸矣!”是以他总论“表”曰:

夫立乎百世之下,执遗文坠简,以观往事,蛛丝马迹,正于原委禁错之中求其要领;然苟得一表,以标举之,则展卷历历在目矣!